

俯拾皆是风景

门外汉的葡萄酒

舒国治

你怎么挑选的？很难说得清楚。总之，就是凭感觉吧。

举例说，你在京都坐下吃饭，酒单不免列出四、五款“地酒”云云者；但稍一细看，你觉得把目光移到更外更远的酒造去选，更教你有信心。于是先挑了栃木县的“纯米”“原酒”“无滤过”的一款，结果，你满意极了。更别讲，你用手指着这款时（你不通日语），堂馆的眼神就已然颇为同意矣。

这就是我的“门外汉”习惯。站在门外看，便一切已知悉也的哲学。

故而有时看酒标，有时看瓶子后面酒的颜色，有时看产地，甚至有时看它的乡简质朴的题字，总之，总有一些会教你乡简的某种感觉。当那种感觉很丰厚时，你已然不舍得不做“门外汉”了。

日本尤其是这样的好地方。

你站在小餐馆外，看着他的格子门，看着他的不明显招牌，心想，这家应该可以，结果一掀帘进去，单单从坐客看你的眼神及店家的表情，就知道，我来对了！

酒是人做出来的。酒，也是水做出来的。当你在餐馆凝视这几款日本酒时，马上隐约看到这个乡下酒造的这几个乡土夸夸酿酒师取水（他祖父时代就取这条山泉）、蒸米、下曲等业作，酿好后装瓶，贴酒标……它完全是“人”做出来的……你等一下要喝的，便是这种“真实”的大地产物。

我会选的，便来自这样的门外汉之眼光。所以那种台湾的日本酒馆餐馆中大量放置的大牌子名牌子 sake，我从头到尾皆无意去试。当然，偶尔邻桌朋友送来一杯，我也尝了。嗯，结果呢，真是不出我的意料！

这种事，也同样发生在大陆江南的黄酒（绍兴酒）身上。以前阿Q在咸亨酒店坐下喝的酒，皆是乡人原生态、土生态糟糟懂懂酿出的酒。在阿Q后八十年一百年，有些黄酒有了品牌，甚至有了大工厂，我被送过几种（有的还颇高价），从倒出来的色泽、从开瓶时的香气，其实已教你感到不妙，一口咽下，唉，何必呢！又来了一杯工业制品。何苦何苦。这是二十多年前之事。从那以后，凡我喝酒，皆不敢喝名牌者。甚至连小牌也尽量不取。只希望喝到弄堂口乡人自己用泥封坛的大坛子里打出来的。

人为，或说工厂，是那么的教我无法取信啊！

再说威士忌。太多的被赞得很贵的威士忌，有时你一看它的颜色，你已然替它担忧了。

乃它被它的桶子熏陶成太没必要的“加持”了！就像有些纯朴的好家庭勤学子弟去熏染了某些牛津气、剑桥气等贵族良风那么样的不必要也！

好的老木桶，固然珍贵。但木桶上的老包浆，渡过来的色韵，以及甚至“气焰”，有时是相分。尤其太多的平庸极致的威士忌，本身的酒质已不出色了，还努力装进雪利桶、这个桶那个桶的，以求得到某种熏陶或加持，你一尝，何止是反感极了。

再说回葡萄酒。我最爱说台湾是喝白葡萄酒的天堂。主要是：一、山海相间；二、食物相宜；三、下午悠长。

先说食物。白切鸡、鹅肉，台湾随处可见，很配白酒。鲨鱼烟，是台湾特有料理，也很配白酒。米粉摊的黑白切（大肠、肝连、嘴边肉、喉管）也很配。煮的油豆腐更是。干煎鱼、清蒸鱼当然也是。

再说山海。台湾有山有海，天高谷深。花莲台东的山与海很适于喝白葡萄酒，西岸的台南、鹿港也适合。阳明山的土鸡城很适，阿里山的茶乡也照样很宜。甚至瑞芳、猴硐、金瓜石的面摊也把土鸡、鲨鱼烟、猪脚备得齐全，像是等着你把白酒带着、在板凳上好好畅饮似的。这根本就是喝白葡萄酒最美妙的幽清山谷。

最后说下午。台湾没有寒雪严冬，故而冬天也有悠长的下午，所以气候上很适合喝略有冰镇的白葡萄酒。

哪怕不在晚饭、不在午饭的时候，只是原本用来喝茶喝咖啡的下午，更可以浅浅地来一杯放空心神的白葡萄酒。

好，说到酒了。这样的白葡萄酒，最好来自不怎么有门槛的酿酒人，不怎么尊贵的葡萄、不怎么懂得营销的农家小作坊。这令我想起多年前在日本旅行，凡在超市看到“甲州白葡萄酒”，皆是便宜到几百块日币一瓶那么样的谦卑。乃他们将身旁葡萄取来做酒压根打从心底就不感到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这种酒，才是我最想在黄昏配着没门槛的粉肝、鹅肉一起嚼着嚼着的田园好酒！

而如今，太多的法国、西班牙、新西兰等地都充满着“平白无奇”、“筒朴无华”的酒，而笼统称之为“自然酒”。其中，太多的妙手偶得，太多的无心插柳，所出来的酒，简直是神品！

葡萄酒也会进桶。当然要小心翼翼。就像选葡萄要小心，找何种植土壤栽出的葡萄要小心，要避开二氧化碳要小心等是一样的。

很多新起的酿酒人，他们恰好因缘际会的只能找到更手边更便宜的葡萄，只能用没有二氧化硫的标准化控制，只能用上自己的“悉心照料”（tender loving care），最后反而酿出很农家、很五百年前八百年前土式的百姓葡萄酒，竟然也喝着像是佳酿。这是多好的事情！

就像大陆四川的李庄，太多的农家式作坊酿出的酒，好得不得了，乃它的水好，老百姓不必是制酒大师，便就一送得出好酒！不只是李庄，福建各地的“老酒”，有的发红、有的发黄、有的发白，皆可能是好酒。米酒或粮食酒，依赖当地的好水。葡萄酒不用水，但依赖的是土壤。被善待的土壤所长出的葡萄，被善念的人酿出来，多半是好东西。

所谓门外汉，我留意的就是这些个事儿。

东京日记

钥匙·日记·收音机

——初来乍到

索南才让

2024年7月10日，11日

我住在国际日语学校，10日深夜抵达，整栋大楼除了等候我的一位接待员之外，凉飕飕寂静。空调把大厅吹得凉透了。接待员穿着类似于我那海晏县的电工的工作服，头发中分，长到脖子，人到中年却洁面无瑕，声音很小，说日语，我听着，很耐心地等他说完。我在手机翻译软件上说我不会日语。软件翻译了这句话，我给他看。手机在他面前停顿了几秒，我收回来，又说一句，请您对着手机说话。再给他看。他立刻很惭愧的样子，甚至有点羞涩，我暗呼好得很，这样的性格，合该我掌握主动权。

我调整好手机，请他说话。但由于这位先生结结巴巴说不清楚，让翻译软件很为难，翻译过来的中文一看就不准确。这个交接工作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后面说话声音都很大，但对翻译也没有太多改善，我猜一部分原因是回音的干扰，等磕磕碰碰连猜带蒙并且翻译也渐入佳境，交接工作完成了，我拿到了房卡，证件牌，一把房间里写字桌抽屉的钥匙。抽屉钥匙，多少年没用过了，想当年我可是把所有的日记和磁带都锁在抽屉里的。日记里写的是抱怨和爱恋，而音乐就是我当时的爱情。

我可以去房间了，一楼107。

房间很小，一目了然。一把红色布套的靠背椅之外，房间能看见的家具均是棕色木质：书桌、高处和低处的储物柜、衣柜、床头柜……被用得光泽温润。上面的储物柜里整齐地摆放安全帽、地震避险守则，还有一本厚厚的册子，拿下来翻，是房间物品的说明书，其他都正常，但电话、电视和一台老式录音机的使用说明却极多，每一个细节都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指示得清清楚楚。而电视是我从来没见过样子，像电脑的显示屏，从整体上看，至少是十几年前的东西。按照贴心的指导步骤打开电视，有八九个频道，很多广告。广告很有意思，肢体语言和表情都比较夸张。照明灯也有说明书，可以调节明亮，如果拒绝黑暗，可以选择睡眠模式，这盏灯会像一个云遮雾障的月亮，浮悬在你头顶。床头柜里有收音机，在后来的很多夜晚，我关了灯，搜到一个音乐频道伴我入眠，很多时候天亮了，音乐频道已经下班，但录音机嘶嘶的声音还在，那是一首特别的催眠曲。一体式的卫生间当然不是木质的，环保材质，低矮而小，但非常干净，让人心里身体都很舒服。

凌晨两点了，我洗了澡，将衣服挂进衣柜，内衣叠整齐放进衣橱，电脑、笔记簿、钢笔墨水这些写作工具也在写字桌上摆放整齐，我必须这么做，否则会



城河上的天鹅 东京皇居护

睡不好觉。

我很累，累得睡不着。想起在家中时读的一本书《入眠之力》，刚看了几页，好像说人一旦累过头就会睡不着，因为睡觉也需要力量。好有道理。

我睡不着，又起来，写了这篇日记几百个字。我恍惚自己为什么这么干，睡不着不是应该强行睡吗？现在岂不是更睡不着了？但强迫自己的绝对是蠢人，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用不到正途上的那个直觉在这种地方向来很准。

快写完的时候，我想起飞机上认识的一个小伙子，才19岁，又高又帅的年纪，我都不想和他说话。但我们还是说话了，因为我一眼看出他很想找人交谈，我就坐在他旁边。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我头疼，不想动上下颚，因为一动头更疼。而且我觉得在某个轻轻的时刻，我的不解人意勾起了他的敌意，但转瞬便消散在我们的笑容中。我们开始说话了。他来日本找朋友玩，顺便练日语。他在北京的某个国际学校读书，很快要去美国。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他自信而优越的气场很强大，我向来信这个。我挣扎了一番，还是把我是一个作家的事实告诉了他，他的反应说是一个逐渐惊讶的过程，是随着我说越多而变化的。说到这段对话的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后悔得想咬舌头，因为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飞机落地，我们加了毫无意义的微信，我确定我们不会再有交集（后来果然如此）。

我在凌晨三点多睡着了，我记得很清楚。

翌日，去了“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去和小池若雄科长，仓田顺子女士，还有一直负责我到日本的竹口春菜女士见面（正是这个基金会邀请我来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来北浦和接我

的女士叫塚本彩子，瘦瘦的，小小的，但一举一动里都很有力量。她带着浓烈的日语口音说很清晰的汉语，并且带着日语中那种长长的惊叹的尾音，很有意思。她说她去过西宁，跟青海民族大学有过文化交流，甚至去过青海湖，还去过两次，也去过塔尔寺。她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是2015年。她自己突然惊讶地说一声，哦，都已经是那时候的事情了，好像已经过去了好久呢。我说我就住在青海湖边，她再次长长“哦”一声，表情的惊讶我怎么也学不来。

我送了她一本我的小说《荒原上》，还有一饼印有我的头像和小说封面的普洱茶。她很开心，说了几次太感谢您了。我们沿着北浦和的一条安静街道往西边的地铁站走。塚本女士给我介绍北浦和的基本情况，她认为我需要了解的一些事情，如药店、邮局、好的饭店及附近可以去散步闲逛的地方。

天气并不很热，有阵阵微风，但她却说很抱歉，这个时候东京天气这么糟糕，又潮湿又闷热，因为是梅雨季节，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便。我说天气很好，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堪忍受的，我也能够忍受热的天气。她再一次突出标志性的惊叹长音说，哦，那真好，真好！谢谢您。

我们沿着日本快线边上的道路到了地铁口，她站在那里，似乎想了想，然后跟我说，我可以带您再往旁边走一走吗？熟悉这里的一些店铺。我说好。我们又朝另外一条街道走了几百米。塚本女士介绍了药店和一个叫“松屋”的快餐店，说日本有很多，中国也有，而且很便宜。她又强调了一句，真的很便宜。一路上介绍了两个药店，日本的药店很多很多，到处都有药店。我说中国也是。她对我已经下载了西瓜卡App和换乘案内的App感到很佩服，说您真

了不起，上一次来的一位刘先生，就不太敢一个人出去，第一次出门，他是打出租车去的，但是出租车特别贵。我说对日本的出租车我早有耳闻。

在等地铁时，塚本女士着重提醒我，日本的地铁比较复杂，而且是几个不同的公司在运营不同的铁路，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我说我没问题。她附和着说，是的，我也觉得索南老师您没问题，您很厉害。一直被这么夸，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厉害，没睡好的疲惫感在消去，心情很好。

因为她想先带我去看看皇居，我们在东京站下车，出了某个出口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日本皇居。我总是说成皇官，每次她都要纠正，说，是皇居。我说，皇官皇居都是一个意思吧？塚本女士说，称呼不一样，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路过一片看着很脏的池塘，独有一只天鹅在修自己的羽毛，清洗自己。我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又发了朋友圈，只有几个人点赞。再往前走，是介绍皇居的木牌：“特别史迹，江户城跡”，日语中夹带着一些汉字，如江户城，长祿元年，天正十八年，北条氏，德川家康……塚本女士简要介绍皇居，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城，而后才有了皇居，因为当时还在京都的天皇搬到东京来住了……

看不清皇居样貌，还有一段路才能到皇居入口，而时间其实没那么充裕，我主动提出出来不要往前走了，皇居我可以慢慢来游玩，我们回去找个地方吃饭，再到基金会，时间就差不多。她说，真是不好意思，我没有掌握好时间，我也对东京站附近不熟悉，不知道哪里可以吃饭，我们可以到基金会附近去吃吗？我说当然可以，没问题，客随主便。

我们去吃饭的是一个叫“三金”的饭店，塚本女士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饭店。店很小，典型的日本小饭店布局，人很多，我们坐到面朝厨房的单人卡座上，我点了猪排饭，味道一般。但第一次吃正宗日本饭，倒也津津有味。

基金会的事情没多复杂，主要是想听听我在这边的计划，要去的一些地方，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事情，他们会帮我安排。我说我想了解日本畜牧业的演变和马文化发展历史。这事在两个月前的邮件往复中已经谈论过，也有着基本的走访研究规划，在此只是简单见面会晤，也算是对我有个大概了解。

小会议结束，我告辞出大楼，在附近漫无目的地逛到下午3点多，坐地铁一个小时回北浦和。出了地铁站，慢慢溜达的时候看见了一家山西炸酱面，进去，果然是中国人，要了一碗炸酱面，味道一般，且没有津津有味。吃完出来，本想找个店买一些日用品，但是没找到超市。我早就忘了塚本女士带我去的是哪一条街道了。

学校的大厅里遇到一群印度学生和一群中国学生，自助厨房里全是印度人，透过纱帘，我朝里面看了几秒，一个油卷着头发的男人和我对视，我们都友好一笑。中国人在休息区说日语聊天，似乎是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提高日语水平，偶尔会夹杂着不会用日语说的北京腔汉语。我想去打个招呼，又怕怕没完没了的被动聊天，更深层的原因是有一天说话、笑脸，已经说不动了。

五祖的选择

小河丁丁

小时候爱看《西游记》，看到“三更传法”，只知道孙悟空心有灵犀。大学时代，也不记得在什么报刊上读到慧能得法的故事，才明白吴承恩先生是化用了慧能大师的经历，渐渐也才意识到禅宗影响之深远，大大超出宗教领域。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神秀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慧能的偈。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最初读到神秀的偈和慧能的偈，虽然于佛法几乎一无所知，我仍然感叹，世上竟有如此天才！慧能本来只是一个岭南樵夫，连字也不认识，送柴的时候听见人家念《金刚经》便能觉悟，毅然辞亲北上，不远千里到黄梅求法。见到了五祖，一开始被五祖轻视，斥为“獠獠”，用现在的话好比骂他“猴子”，他却凭三言两语打动了五祖，得以留下，在后院破柴踏碓。这一干就是八个多月，好比义工一个，也没有机会到大殿听经。然而到了衣钵传承的紧要关头，他领出的偈却空前绝后，光耀古今。

是的，很长一个时期，我的偶像正是慧能，如让我明白，哪怕你无权无势，一贫如洗，只要你具备真才实学，总有一天会闪闪发光明。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阅历的增长，我对五祖也崇拜得无以复加——他当年的选择，做得真好啊。试想一下，如果五祖把衣钵传给神秀，结果会如何？当时慧能虽未彻悟，已经觉悟，此处不得法，必然会往别处求法。是金

子总会发光的，等到慧能另设师门证果弘法，世人对五祖，乃至对禅宗，会如何评价？这是不难想见的。慧能的偈不作则已，既然作了，当时众人皆惊叹，岂有不传遍天下的道理？要掩盖慧能的光芒如同要掩盖日月之光，做不到啊。就算慧能从此被埋没，禅宗只剩渐宗一脉，对五祖来说，对禅宗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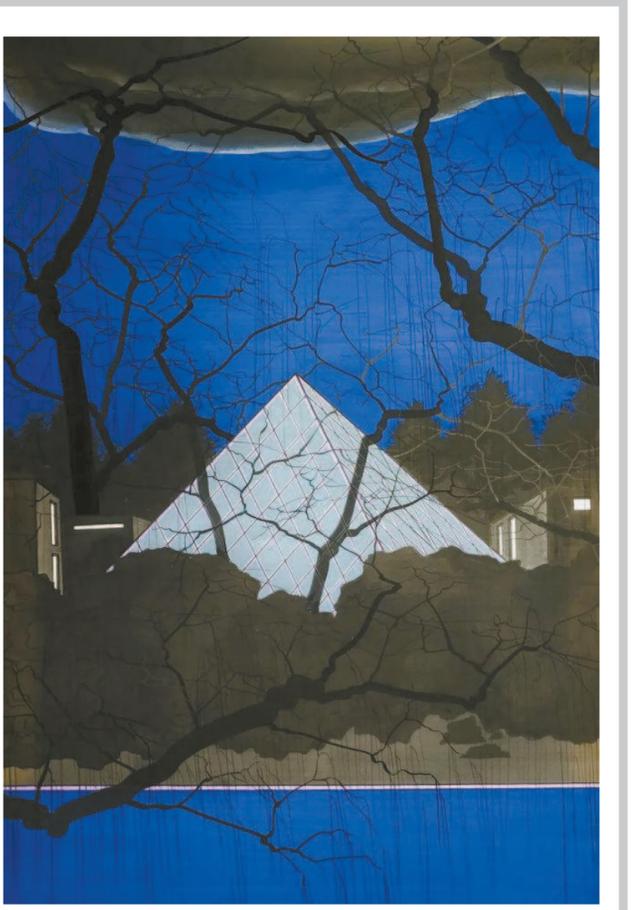
而五祖把衣钵传给了慧能，叫慧能南下弘法，从而形成南能北秀的大好形势，如同并蒂之莲，这才是最好的结果，皆大欢喜。神秀当时学问之深地位之高，在黄梅仅次于五祖，无须衣钵加持也足以开宗立派，这是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出身寒微，资历初浅，威信不足以服众，需要衣钵加持的，恰恰是慧能。这也是慧能不再把衣钵往下传的原因。

早年读《坛经·行由品》，总为慧能提心吊胆，这半生多少遍重读与思索，才豁然开朗。原来后面发生的一切，在慧能送柴听经时已经注定，慧能北上、得法、南归、弘法……，这一切看似偶然，都是必然。也许，这就叫天命。

2024年11月21日，病中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筆會

山水国度 (绢本设色)

邵泳